

北方四月，大地苏醒，雪融春至，万物生长。

天空犹如无边无际的碧蓝蓝盖，笼罩着吉林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。天幕下，松花江穿过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，此时再度与春风结伴，淙淙流淌，生机勃勃。和它一样川流不息的，是老工业城一代代工人的壮怀激烈、进取奋斗。正是他们，用芳华、信念和镌刻在骨子里的“奋进精神”，给这座城市工业进程留下了一处处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。

踏入吉林石化化肥厂，入眼便是一排排井然有序的钢铁管道。它们在半空中纵横排列，错落有致，绵延十几公里，如同管道构筑的森林，也像广场上等待检阅的士兵，恢宏气势令人震撼。这种震撼让人联想到3D影像带来的视觉冲击，也丝毫不逊色于阅兵式上，数十个方队用毫厘不差的整齐方步走出来的壮阔磅礴。与这种“阵势”对面相逢，任谁都会“问余何适，廓尔忘言”——眼前是一种工业和工厂所独有的井然有序、严谨精密、和谐壮观之美。与大自然的任何一种丽质天成都不同，工业美是一种现代美、人工美，是人类向天地借来一块画板，用努力、智慧和汗水搅拌无数个晨昏日月，浇铸而成的雄浑壮美。

大片银蓝色的“管道森林”中，一处有着浓浓岁月感的砖红色建筑格外引人注目。它就是1959年被收入国庆十周年“纪念邮票”的“吉化化肥厂硝酸铵造粒塔”。

这座造粒塔高达63米，



吉化造粒塔：巍峨雄浑的工业之美

为三塔相连，单个塔直径16米。整体由混凝土浇筑，外形呈圆柱状，内部为空腔。塔的顶端有几个醒目的数字：1956——那是它封顶的年份。如今已届古稀的它，庄严肃穆，不言自威，有着历经岁月的沉静、古朴，更有一份禁得住时光打磨的雄浑、巍峨。走近它，是在走近一份历经时间的坚毅与壮观，也是对吉林人勇于承担重担的“背山精神”的礼赞和致敬。

不同于城市里林立的高楼和各种人文建筑，造粒塔从头到脚散发着庄重而独特的气息。从外部造型到特有的

功能，再到与它有关的每一次生产、每一声轰鸣、每一袋产品，它都堪称新中国化工史几十年变迁的见证者、亲历者和记录者。正是这一切，让它那独一无二的气息有了最恰切的注解：那是一份属于老工业城、属于共和国化工长子的大气雄浑的工业之美。

还要从吉林石化的历史沿革说起。

1938年10月，日本侵略者为长期占领东北，在吉林市龙潭山南口软设立了“满洲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”，并着手兴建一系列化学工业设施。这些设施包括焦炭工场、合成橡胶工场、制磷工场，以及炼焦炉、电石炉、石灰炉和明城采矿所。这些场所的建立，标志着吉林市化学工业的初步形成。1946年5月，国民党将“满洲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”更名为吉林电气化学工厂。

1948年3月9日，随着吉林市解放，东北



志性建筑，见证了新中国化学工业的起步，也见证了吉化从煤化工、石油化工到大型炼化一体化生产基地的历史演变。

造粒塔同时也见证了吉林人的拼搏奋斗和“背山精神”的诞生。

1954年，吉林人响应党的号召，战严寒、斗风雪，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奋战，一座化工厂拔地而起。1957年10月2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社论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化学工业》。吉林“三大化”的开工生产，填补了我国基础化学工业空白，代表着新中国化学工业的起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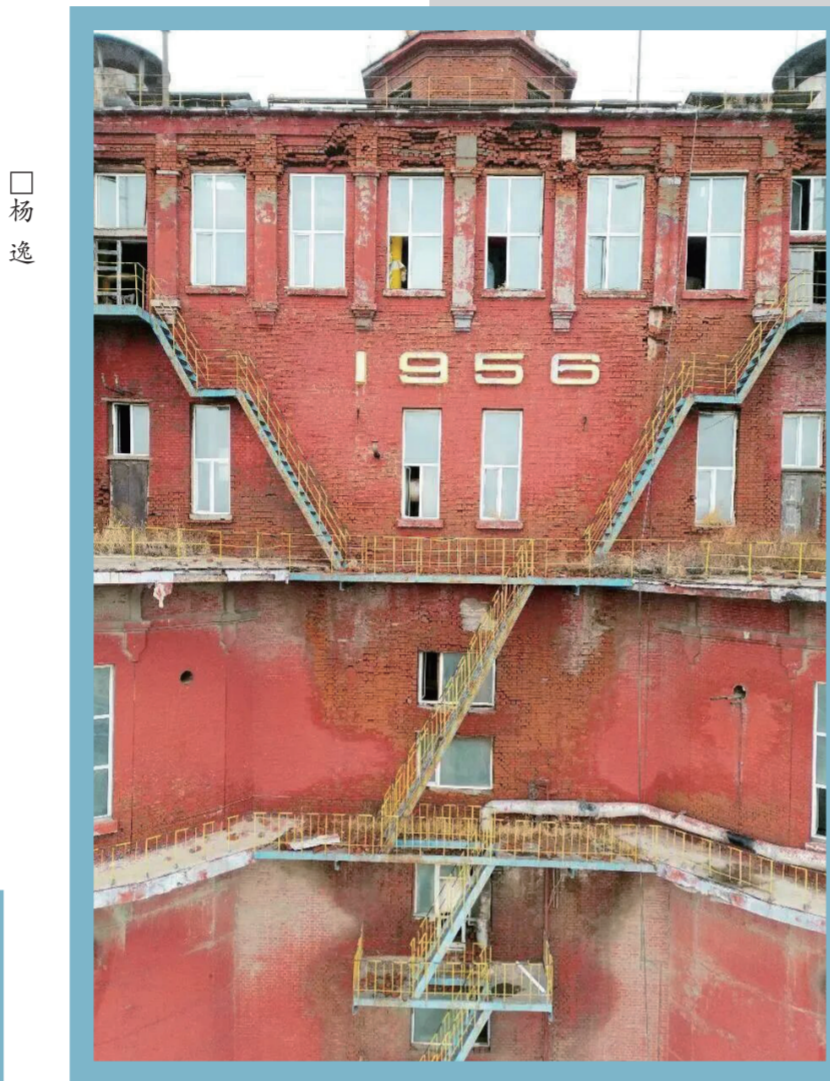
“用辛勤的汗水来浇灌，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。”1965年，化肥厂厂长王芝牛从北京背回了“年产30万吨合成氨任务”。“这可真是背回来一座大山啊！”“能完成吗？”人们的疑虑并非毫无道理，当时的合成氨装置三班倒，连轴转，全年产能只有28万吨。然而，正是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的决心与雄心，让厂长王芝牛和全厂工人决心“头拱地也要把30万吨合成氨这座山背起来！”“革命加拼命，实干加巧干，王芝牛带领全厂员工先抓“龙头”——造气，再抓“心脏”压缩机，牵住“合成”不撒手，攻下了日产千吨合成氨难关，干出了不怕困难的“背山精神”（注：“背山精神”和“麻袋毛精神”“矛盾乐精神”“登天精神”并称为吉化“四种精神”）。

走进吉化历史陈列馆，每一件展品都记录着新中国化学工业长子前行的脚步。展柜中收藏的发行于国庆十周年的纪念邮票，展示了新中国在钢铁、煤炭、化工等八大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。其中一枚，就是吉化化肥厂硝酸铵造粒塔装置。2005年，随着硝酸铵装置停产，造粒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单体，造粒塔入选“中国石油首批工业遗产”，成为吉化发展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，也成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由草创到发展到突飞猛进的历史见证。

时间飞逝，与造粒塔有关的一切仍历历在目——1957年，化肥厂投产不久，工厂便把造粒塔纳入了全厂十几种产品共同的商标设计，并定名为“联塔牌”。自此，壮观的造粒塔通过艺术的表达，与化肥厂化工产品一道，走向中华大地，进入千家万户。纪念国庆十周年发行的纪念邮票，更是让造粒塔跟随“国家名片”，抵达五洲四海。

新旧更替让造粒塔以日渐古老之姿矗立在眼前，也把它的辉煌留在了过去。它是新中国几代吉林人也是老工业城的记忆之塔、心灵之塔。塔身的每一处斑驳，包括自下而上的铁质云梯，无不诉说着力量与秩序、粗犷与精密。推开时光的大门，依旧能看到银珠飘洒的喷薄绚烂，看到“塔”的功能与化肥的液态伴随着仪表盘、传送带的刻板，在空中优美起舞。那是理性与感性最完美的碰撞，也是一份最赤诚的表达：工业之美不仅在于一座造粒塔外表的冷峻、巍峨，更是曾经回响在塔内一曲曲和谐、热烈、欢腾的生产之歌、奋进之歌。

工业之美既有热气腾腾，也有沧桑静默，这份“力量美”的背后，是吉林工业加快转型、大步向前的信念，也是生生不息、继往开来的决心。



□杨逸

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接管了原本已凋零破败、满目疮痍的吉林电气化学工厂和永吉工厂，并将它们合并改名为吉林化学工业公司。4月，备受瞩目的三大化建设项目——吉林染料厂、吉林氮肥厂以及吉林电石厂，相继破土动工并于1957年顺利完成建设。

1954年3月，为更好地推进吉林化工区建设，筹备组经过改组，正式成立了吉林化工区建设公司。4月，备受瞩目的三大化建设项目——吉林染料厂、吉林氮肥厂以及吉林电石厂，相继破土动工并于1957年顺利完成建设。

1958年1月1日，经化工部批准，吉林染料厂、吉林氮肥厂以及吉林电石厂这三大化建设项目的核心单位，被整合组建为吉林化学工业公司。1994年，经过重组与股份制改造，分立为吉化集团公司和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。2007年，吉林石化公司与吉化集团公司重组整合，统称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。

“吉化化肥厂硝酸铵造粒塔”是“一五”期间兴建的吉林“三大化”硝酸铵造粒装置，始建于1955年，一期为双塔（又称联塔），二期在二期基础上建成三塔。1957年建成投用，是新中国第一袋化肥的诞生地。

化肥经过化合生成后，最初是高温溶液状态，要将其变成固态颗粒状产品，需要冷却。而这一冷却过程是将硝酸铵母液在“造粒塔”中自上往下喷洒，通过空气冷却自然形成的。可以说，造粒塔作为吉林“三大化”标



五月的清香

□王井波

雨水的润泽，使上了洪荒之力，腰背伸直，探出头来，看到了一个新鲜的世界，它们在努力地生长，频频地招摇，十分欢喜的样子。它们曾经被覆盖在冰天雪地里，被碾压在石缝中，被深埋在枝叶之下。春天来了，它们就应季而生，被连根拔起，被洗刷干净，被削去棱角，被恩宠以待，那么天然那么粗犷的山野菜，当下却大受欢迎，山野菜是限量版的季节馈赠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清明过后，我常去山间的田埂上挖野菜。蹲在田埂上，仔细寻找，刚刚冒出芽的小根菜、婆婆丁和荠菜都是红褐色的，十分可爱。若发现了就是一片，手里的小铲子飞快翻动，一会儿就装满一篮子。

如今山野菜受宠，常登大雅之堂，身价倍增，但吃野菜也有讲究。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里写他吃野菜：“非其时不食，非其地不食，非其法不食。”我想说，长白山区春天的山野菜才是真正的王者。

我采山菜的方法最简单，挎个筐，再带一个由编织袋子改装的小布袋，在离山村不远的山坡上小河边就有几十种山野菜。我采菜的原则是“老少咸宜”，所以山菜见了恨不得插翅飞走。长在树上的刺五加、刺嫩芽，长在山坡上的大叶芹、山糜子，长在水沟边上的水蕨菜、广东菜，还有长在地边上的猫爪子、早蕨菜，统统都收入囊中。

回来的路上，看到路边的婆婆丁已经开出了黄花，还有将要过季的茵陈、荠菜、小根蒜、柳蒿。这些长在田野里的野菜，刚出来时难得一见，如今比比皆是，我只能对这些寂寞的小小说声不打搅了。

我把这些费时半日采到的宝贝背到家，发现手腕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一种叫蕈麻子（学名叫葎麻）的植物刺

痛了，红了一片。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我几乎已经把它遗忘了，它也是药食同源，听说这东西也可以做汤喝。我曾说过，春天到来的时候一定要尝尝，但年年错过，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山野菜都风华正茂，如花季少女还带有婴儿肥，能吃的山野菜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，对于这种其貌不扬，还浑身带刺的家伙，只好让它独享清静了。

正因为像我这样粗放式采摘，回到家后，还有一道重要工序，就是挑菜。把干草、枯叶，还有混在其中小草等异类挑出来，再分门别类，然后用橡皮筋扎好，才算大功告成。经过一番操作，此时的我已累得

腰酸背痛，马上趴在火炕上，把身体放平，这时感到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在我的头皮上缓缓蠕动，我用手扒拉几下头发，一个蝉虫掉在了炕上。好在，发现得早，有惊无险。

东晋时的张翰，在洛阳做官，秋风起，想起家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，竟然弃官而归。世人只道他潇洒，却不知莼菜这种东西，离开了故土的水，就不是那个味道了。野菜也是有乡愁的。而吃过长白山区山野菜的游子们，怎么能忘记它的味道呢？

如今，家乡的山野菜常常被装在泡沫箱里通过快递邮寄到四面八方，在外打拼的人也容易吃到当季的山野菜了。我今年没给远在成都的女儿寄出她最爱的广东菜、刺嫩芽和大叶芹，这次我要亲自带去，开启一段一个人的旅行。想象着女儿见到这些山野菜的欢喜之情，千里送山野菜也是值得的。



于振声摄